



青年男女修成正果吉日完婚,有一古老的喜庆曰“诗歌杜甫其三句,乐奏周南第一章”。杜甫的《四喜》中第三句就是“洞房花烛夜”。《诗经·周南》中的第一章是《关雎》,其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都耳熟能详,是一首青年男子追求自己心爱的女子的情歌;常用横批“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亦出自于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在婚嫁过程中,千百年流传下来许多习俗,尽管有的带有许多迷信色彩,但也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新中国成立后,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许多婚嫁陋习被淘汰。在我们济阳仍然保留下来几个婚嫁习俗,如换喜、送门贴、合砖、泼水、分火烧、回门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代大众在婚嫁过程中期盼吉祥的心理状态。

过去以农耕为主,以村庄为居,人口流动性小。男方青年到了当婚年龄,要委托媒人给自己物色十里八乡的合适姑娘,当媒人根据双方条件觉得门当户对时,男方便买上两盒香烟,委托媒人到女方家去“提亲”。也有热心的月老觉得谁与谁挺合适,主动牵线搭桥的。也有女方看上某小伙,倒提媒的。凡是倒提媒的,女方碍于面子,也不说是自己托的媒人,这种情况婚嫁一般相当顺利,男方也无需过多的彩礼。男方条件不如女方,要想成亲则要好事多磨了。如今,“提亲”这一习俗基本淘汰了。好多男女青年都在县城、省城或外地务工创业,遇到心仪的人就自由恋爱对象了,达到一定程度就定个日子,邀请双方父母吃顿饭,算是“定亲”。

“定亲”就是订婚。订婚时我们济阳还保留下来“换喜”习俗。所谓的“号”就是一张记录本大小的大红纸帖,上面写有祖父、父亲、伯父、叔父等健在的男性长辈名字,若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中有人不在了,写上法上也有所不同。懂的人一看“号”就知道对方的家庭成员基本情况。过去换喜时“号”由媒人带着,并携带烟酒糖茶菜礼到女方去“谨将草字 恭呈潭府”,女方则邀请族中长辈坐陪,收下男方的号之后,再拿出己方的号“谨将草字 敬复贵府”。“草”是谦称,今人大都有名无字,所以“字”后多空格不写。潭指潭,女方即尊称潭府。贵指地位高,男方即尊称贵府。过去定亲之后还有“下柬”习俗,现在合二为一了,号相当于“柬书”,连同男方的

秋光叠叠重重,五彩斑斓的天野上晶莹秀明,浸透着浓浓香味的菊花醉人沁脾。秋风萧瑟,天气变凉,归雁南飞。一片落叶悠悠地飘到了我的手中,细致精致的纹理,黄绿相间的色彩,使我陶醉在熟悉的家乡味的其中。

唐朝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是一首田园诗,诗人描写农家恬静安适的生活情景,以及农民朋友的热情好客。诗写得亲切自然,富有浓厚的乡土味,农家生活气息,很让人向往。

母亲在世时,我几乎每周回家去看望她老人家,喜欢吃母亲做的饭。这些年来,母亲一直坚持烧菜做饭,虽然村里大部分人家早已使用方便快捷的煤气灶,可母亲依然喜欢用传统的土灶铁锅生火做饭。母亲说:“用铁锅煮出来的馒头松软筋腾,白蒸气夹着馒头的清香与烟圈里冒出的缕缕炊烟飘荡着、飞舞着、旋转着、飞向远方,像在召唤我回来团聚。

我最喜欢母亲擀的“杂面”条,其原料是麦子、高粱、玉米、豇豆四合面,不宽不窄,粗细均称,开水下锅,煮上二三个开锅,往锅里加冷水后,把杂面条捞放到碗里,再舀上用酱油、芝麻油、青蒜沫做的浇汤,面条似在碗里流动,用筷子轻轻地挑起,淡淡的香味扑鼻而来,迫不及待想品尝。当把面条夹到嘴边时“咣溜”入口,芝麻香与杂面的香顺着舌头尖、喉咙,似兜着风扑来若淋漓尽致的秋雨,面香不住地抓着每个味蕾,渗透味觉的每个神经元,一筷接一筷,一口接一口,美味醇厚,香气袭人而不腻意地溢满了满怀,那滋味让我迷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家乡遇水灾,房屋倒塌,母亲把我和哥哥送到肥城外公家寄养。外公家有个小菜园在村后的山峪中,小菜园里各种蔬菜长势喜人,一片生机勃勃。萝卜、小白菜、扁豆、茄子等应有尽有。对我来说,最让我青睐的还是那黄澄澄的香瓜。每次去菜园,外公总要挑选个头最大最好的,一分为二分给我和哥哥,吃在嘴里,味美纯正,甜脆可口。菜园里的小锄头、小铲子、小镰刀,更是我和哥哥玩耍的好工具。挖挖这里,撬撬那里,浇水,捣泥浆……有一天下午,我悄悄地带到菜园,见菜园没人就一个人玩起来,玩了一阵子觉得累了,就躺在旁边草上歇息。谁知这一歇不要紧,不知不觉我便进入梦乡。梦中,妈妈带着新衣服、新书包来接我回老家去上学。我高兴地穿上新衣服,背上书包朝学校方向跑去,跑啊!跑!突然前面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河水翻卷着巨浪,咆哮着一个劲向我打来,我被浪头打翻卷进河水的旋涡中,双手拼命挣扎着呼喊:“妈妈,妈妈,救救我!”我被梦中惊醒,泪水在脸上留下道道痕迹,用手揉了揉眼睛,总觉得头昏昏沉沉的,便又躺下迷迷糊糊半睡半醒。

天色已黑,山野静得吓人,隐隐约约从远处传来狼的嚎叫声,我紧紧缩在大石头下的草丛里,吓得浑身哆嗦。听外公说,狼会吃人,而且专吃那些不听话到处乱跑的孩子。我越想越害怕,瘦弱的身子缩成了一团。就在我吓得魂飞魄散时,从

彩礼钱(压寿钱),还有给女孩子的布料、衣物等一同交给女方。包衣物要用红色包皮纸,包好后用一根缝衣针关着,防止散开,不能打结或线缝(寓意婚事定住,中间不会发生变故),号放在包袱上面。“号”作为文字性的婚约,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约束力。如果在完婚前男方提出退婚,则彩礼归女方,号互相退还。若女方提出退婚,除互相退还号外,彩礼则要退还男方,否则媒人就在中间“坐蜡”(为难)了。

定亲之后就开始了择吉日准备完婚了。济阳把择吉日叫做“看日子”,会看日子的人称为先生。男方一般携带一对新人的生辰八字找先生看日子,先生往往给择两个吉日,由男方委托媒人告知女方,再由女方选择定夺其一,或另看。先生看日子以女方生辰为主,讲究“男靠出身女靠嫁”,择的日子以不妨碍双方及家人为原则。实际上这属于封建迷信,比如,根据女方属相先选择大利月,若大利月已过,就选择小利月,小利月也过,就选普通月份,定住月份再选日子,日子要选黄道日,避开黑道日,避开“四绝”、“四离”、“二十四节气”、“杨公祭日”、“明九”、“暗九”、“初一、十五”家人禁忌等。试想即使是双胞胎,同一天结婚,命运也未必相同,只是体现了人们期盼婚事顺利圆满的愿望罢了,所以民间有“择日不如撞日”的说法。但先生择吉日能避开农忙季节、选择“五一、国庆”小长假中某一天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吉日确定后,男方要准备送“连门贴”,“连门贴”也叫“脸面贴”,是请先生用大红纸写成的书面文书,提前告知女方娶亲时日、时辰、女子梳妆时朝向、上下车时方向、接送女客的属相等等事项,也是迷信的东西。时间上讲究提前一个月,即单月娶单月送,双月娶双月送。由男方委托媒人及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携带烟酒糖茶菜礼择一日送到女方家。

佳期临近,男方要请厨长、盘大灶、盘小灶、杀猪、杀鸡、杀鱼、打酒买菜、贴喜联等。吉日的前一天济阳人称“打车”,过去在这一天女方要派将嫁妆送到男方去,现在在家多由男方购买或直接打在商品房里,这一习俗基本淘汰了,女方若有点陪嫁也在结婚当日一并送来,不再提前打车。但有两个习俗流传下来,一是送嫁妆时,女方要安排两个儿童(一男一女最好)押车,还有一个搬盘架的,两个扛椅子的,都能得

远处长来“二弟,二弟,你在那儿?”哥哥的呼喊声。我顺着喊声的方向望去,发现一缕灯光向我走来,我用尽全身力气回应着:“哥哥,我在这里!”哥哥一看是我飞快地跑过来,搂住我大声嚷道:“可找到你了,你不怕被狼吃了呀!”我们兄弟俩紧紧抱在一起,泪水交融流下,流进了嘴里,只觉得泪水咸咸的,可心里的滋味却是甜甜的。

听老人们传说,梦中之事与现实往往是相反的,可就是那年秋后母亲把我接回济阳老家上小学,实现了我的梦想。

在我上初中的日子里,常常读到古人对家乡味道赞赏的诗词和名言,对于乡情乡味我也感同身受,渐渐读懂了宋代诗人杨万里的“细雨无声忽有身,乱珠跳作万银行。呼噜速买鹿村酒,更煮鲈鱼蓴菜羹。”诗人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简洁明快的表白,通过对生活热爱细腻的描述和感情的流露,展示了诗人对雨和乡情乡味的热烈留恋,给人以清新,积极向上的味道。

母亲虽然八十多岁了,牙口很好,一直喜欢吃白单饼卷青菜,一张薄薄单饼抹上一层甜面酱,放上新鲜的青菜卷起,双手拿着递进嘴里用力咬一口,真是美味十足。记得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差,也没有白面,母亲就用地瓜面和成糊,用铁鏊子摊煎饼。说起摊煎饼,这可是妈妈的拿手活,摊煎饼的手艺是在娘家跟外婆学成的,如今四邻八舍的大娘大婶摊煎饼都是妈妈教的。为了摊菜煎饼,妈妈可是用了不少心思,开始母亲把从地里拔回的野菜洗净,凉干,直接卷在煎饼里吃,又苦又涩,而且我们小孩子根本不敢吃。后来,母亲先把野菜放在盆里用热水烫烫,用手攥出多余的水分,切成菜沫,撒上点食盐和过年才能享用的五香面调拌均匀,把菜馅摊在半熟的煎饼上,边沿上滴上少许面糊糊,再把一张煎饼盖在馅上,用摊煎饼的“楞子”压实,给鏊子加把火,一块香喷喷菜煎饼就熟了。我们兄妹几个眼巴巴地瞪着准备动手,母亲会微笑着说:“小馋猫们,有你们吃的。”当卷起松软、新鲜的菜煎饼送入口中,那滋味,现在想想还那么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走在古老布满绿色的乡间小道上,空气中飘来阵阵不知名的花香,从而便感觉得蜜蜂嗡嗡同伴的信号声。荷叶上琥珀色的水上漂着几朵洁白的莲花,在鱼儿们游戏中荡起的波浪里轻轻摇摆,那些令人怜爱的鱼儿,一嗅到秋天的味道便欢欣跳跃。唉,真想冲进清澈的水中做一只身姿轻盈的彩鲤,和它们一起同大朵大朵白云的倒影嬉戏。天空的蓝,蓝得比河水更清,比湖水更纯。云朵们拉起聚拢来了,连成一大片铅色,布满天空。感觉不到丝毫空气的流动,凝重得像一根散着丝丝雾气的棒冰。它慢慢垂下,一点一点,终于,雨滴落下来,在空中织成了一张密密的、无形的大

网,将一切都装了进去。眼前的一片绿叶被雨水击打着,一下一下,将它一点一点打落,飘走了,微凉的微风轻轻哼唱着摇篮曲,哄着大地上的生灵进入梦乡,树枝上的鸟儿乖乖地降低了嗓门,恐怕将秋夜的宁静打碎了。

天空渐渐地穿上了深蓝的礼服,一轮弯月,如小小的船,高高悬在天际。空明洁白的月光照射下来,照亮了曲径分岔的小路,小草、小花,它们都睡了,沉沉地睡去了。平静的夜唯有月儿深深浅浅地在天海中若隐若现,不是在月下格外思念的人。对,如此若静,神秘的月亮照亮了多少无眠的人。母亲那么大岁数了,还总是喜欢种很多的蔬菜,来劳累自己。我们做儿女的,劝她不要这么辛苦,这些菜也用不了多少钱。可她总是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不肯听,继续干,我行我素。没办法,由着她吧!不管怎么说,母亲在家就在,家在就有家的温馨,平凡而温暖,古朴而雅致,沉淀着浓浓乡土味,融着深深的情和思,令我沉醉,触动我的心,这就是故乡的味道,我眷恋这种味。

我整夜在夜空中徘徊,贪婪地嗅着秋天的气息,我想用手把清晨的霞光遮住,因为第二天,我故乡的秋天将挥手与我告别,等待下次相遇,等待着乡间的秋天,金潮暗涌,绿树葱茏,香果四溢。故乡的味道就像一杯暖人的热茶,将温暖溢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里;故乡的味道就像一片美丽的花瓣,散发出诱人的芬芳,融人的心魂……更有种自然熟悉的味道悄然潜入心里。

家乡的味道,是不用平添任何色彩,便足以使人回味无穷。在我的家乡,美丽但不奢华,那儿的一草一木,一竹一花,一条小河,一片果园,一望无际的田地都是我心中向往。虽然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城市的繁荣和喧闹。但这里,充满着原汁原味的自然香,几处山泉易干,小巧玲珑的院落,几间破旧的别具乡土气息的土坯屋,几十户人家,百十亩土地,百十张憨厚熟透的面孔,一砖一瓦都让人舒心。那充满诗意的树林,潺潺的小河水,甜甜的枣子,酸酸的石榴,还有院前陈旧的菜园,都填满了我深深的记忆,永远不会忘怀。每当我想起家乡的味道,心中总有一股力量教我勇敢乐观向上。

咀嚼家乡,清清的汤,喝一口滋润肝胆,洗涤心灵;泥土为净土,闻之疏身通络,心魂亦归依;那浓浓的家乡音是天籁,无论天涯海角的流浪者身在何处,家乡的味道是一根线,一丝一缕牵动着我的心。

我喜欢优雅的早晨,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二楼的阳台上远眺。刚好落在我脸颊上好似是从一个诗人的眼睛里撒出来的阳光。那么暖 and 透人心扉。门口就是崔清河,河水一年四季静静地流淌着,河里的小水鸭游来游去,翻起条条波纹,风吹动着波浪,也吹动着我的心扉,低眉浅笑,乡味至醇。在每个人的心底,都埋藏着一道新的美食,这道美食不像西餐那样华丽;也不像宴席那样多种多样。它仅仅是一道美食,一口感觉,一份思恋,永远吃不够,家乡的味儿,有酸、有甜、有苦、有辣,还有美感……那是熟悉的味道,而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那也是我钟情一生的味道。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画研究院院长

济阳过年的婚嫁习俗

闫传宝

继承了合套的习俗。

吉日的前几天,男方双方都要烙火烧,用于大喜之日分给亲朋好友,街坊四邻。火烧分大火烧、小火烧和油盐火烧。大火烧是用饺子皮大小的两个圆面片,中间夹上一捏麦麸,四周压实后放在鏊子上烙,火烧受热内部空气膨胀,便一个个鼓了起来,俗称哈喇皮,烙好后点上红胭脂,特别喜庆,里面的馃子起到两片皮不被粘到一起的作用,“馃”又寓意“福”。小火烧是用饺子皮大小的面片包一个红枣,团成元宵大小的球,用鏊子烙熟,枣子寓意“早生贵子”、“甜蜜在心”。油盐火烧由女方烙,就是放上油和盐烙熟的小圆饼,出嫁时放在作为嫁妆的木箱里,洞房花烛夜与新妇同房,取“油盐”谐音“有缘”之意,期盼夫妇双方姻缘美好,恩爱有加。

不管是男方女方,嫁娶之前都要准备里表全新的被褥,过去讲究看谁家给姑娘送来被褥的多,谁家给儿子做的被褥多。择风和日丽之日,请几个心灵手巧的姊妹大娘帮忙做被褥,

一日就能完成。这里有个禁忌,就是这天不能请亲戚的、再婚的、没生育男孩的妇女来帮忙,怕重蹈覆辙,纯属封建迷信。其次在用新棉絮絮被褥时,要在每一床被褥的四角各放一朵带种子棉花,种子寓意不言而喻,“花”寓意“发”,有发家致富、人财兴旺之意。

结婚次日,新娘要早起,到厨房的灶膛掏灰做饭。喜婆婆会事先在灶膛里放上钱,之前是两块、五块、十块,现在是一百、二百,新娘嫁出后归新娘所有,意为教育年轻媳妇之后要勤于下厨做饭,尊老爱幼。愿望是好的,但钱也不是万能的。现在好多婆婆每日做好饭盛到碗里,儿媳妇不起床呢,起床后见到家常便饭食欲全无,手指一点就叫外卖。外卖送到可口还好,不可口方便袋一系直接扔垃圾桶。这都是从小娇生惯养的毛病,也是婆媳不合的一个间接因素。早餐后新娘携新郎回娘家,俗称“回门”,回门时男方有两人陪同,一人手持红毡,预备新郎叩头使用(今天不兴叩头,红毡成为了摆设),一人带食盒,内装火烧等食物,下午回府。新媳妇回门前要把自己箱子上的钥匙留下,喜公公喜婆婆打开儿、媳一干人马走后,由喜公公踩着木墩打开儿媳妇的木箱(箱子一般放到橱子之上),喜婆婆查看里面物品,寓意“今天踩墩子,明年添孙子”。第四天娘家派人(或父或兄)来叫姑娘。第八天娘家派人(多为祖父祖母)来送姑娘,俗称“四天走,八天来。金炊帚,银锅台。灶王骑马升天去,下界驮个胖孙来”。一个月上娘家人来叫姑娘回娘家住对月,之后来往自由,没啥计较了。过去嫁娶当日,女方父亲、祖父、祖母是不到男家婚礼现场的,不像现在坐在台上参加婚礼。所以,通过叫与送的方式,与亲家见面认识以增进感情,用庄稼人的话说“省得集上撞个仰个牙子,还谁也不认识谁”,同时也叫新婚夫妻小别几日,逐步适应婚后生活。

过去女方出嫁要提前待女方亲戚,现在大都延至回门之日一次性待客。

至于新婚时拜天地、入洞房、闹新房等习俗,还有许多讲究,大多带有迷信色彩,但呈现出的都是喜庆欢乐的祥和气氛。前几日遇到一婚礼,新郎被狐朋狗友绑在树干上,先是被啤酒浇成汤汤肉,又被鸡蛋砸的从头到脚黄白一片,还撒上面粉,初冬天气寒风逼人,令新郎狼狈不堪。气得农村老爷爷吹胡子瞪眼,这是兴了套啥?你妈生你时连个鸡蛋面饭都捞不着吃,现在有了咱也不能糟蹋啊!这些低俗陋习暴露出个别年轻人素质、教养、受教育水平的状况,年轻人图的一时之快,丢的却不是自己的脸面,把中华民族婚嫁文化就是原节俭、圆满、顺利、祥和、喜庆的传统都丢掉了,“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千年流传的婚嫁习俗,我们要传承其精华,摒弃其糟粕,与时俱进,讲文明,树新风,倡正气,除陋习,要自觉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使婚礼更加文明节俭、返璞归真、圆满祥和,展现出中华民族五千年婚嫁文化的精神风貌,让婚礼成为一对新人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作者单位:姜集小学

观小区有感

田邦利



2021年10月10日,我告别了房改时单位分给的福利房,住进了龙港·清华园。

龙港·清华园是济阳城内的一个居民小区,在纬一路东首路北,路南是济南市济阳区第一中学。小区北临经二路,南临经二路,东临商业街。小区不大,方方正正。小区共有9栋居民楼,或南面、或北面、或东侧面、或西侧面,哪栋楼也有临街的一面。临街的一面,一层二层是商铺,鳞次栉比的商铺,像一条大的围裙把小区围了起来,把整个小区打扮得靓丽多姿。平着一层的层顶顶上,人工建造了一个地面,覆盖了整个小区。一层,也就是原本站的地面成了车库,还有个负一层也是车库。二层地面跟真的一样,有花树,有草坪,有水泥小路,有游乐场。最是小区的中心有一个大的圆形的活动场地,周长100多米,场地4个进出口将圆周长分成大小不等的4段圆弧,地面用地板砖铺成,平整但不打滑,4段圆弧用厚而光滑的石块砌成,不高不矮,当石凳,人坐在上面正好。场地犹如一个大的圆池。大圆池中间还有一个同心小圆池——一个真正的小池子,里边有喷泉,只是还没见喷泉喷过水,池子一直干着。

二层地面,高出平地4米多,远离街市,少了噪声,少了车来车往,安静又安全,空气还好。夏日的夜晚,灯光下,圆池周边坐满了乘凉的人。人们一边乘凉,一边看着池中如画的风景。年轻的妈妈推着宝宝车慢慢地走,躲闪着大大小小各种“鱼儿”。宝宝车里,或坐或躺,是笑盈盈的宝宝。

少儿们,或脚踏滑板,或脚踏滑板车,或脚踏平衡车,或脚踏滑轮鞋,动起来脚下闪着多彩的光,如小金鱼,池中游来游去。骑少儿自行车的,飞一般,一圈一圈,最是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两个少儿玩一个魔球,魔球大小形状如排球,闪着红绿的光,跳动翻滚栩栩如生,拿脚踢它两下,就便旗息鼓,瘪了下去,地上瘫着,像只死了的鳖,不大霎又腾地鼓了起来,复圆,又跳动如初,彩光闪闪。

几个少年做着游戏,不知游戏叫什么,只见其中一个人背对着众人,众人就趁机前进。百倍警惕中前进,防备这个人猛地一回头看见。这个人猛地回头看见哪个在前进,哪个就犯规。这个人不时地背过去,不时地回头一看。众人不时地前进,不时地骤然停住,一个一个偷袭狡猾的样子。哪个人在这个人回过去时,从后边将其抓住了,哪个就是胜者。

这天晚上,我石凳上坐着,看着看着,眼前的景物就变了。小区成了村庄,高楼成了低矮的土房,小区的广场成了村头的场院,少儿们成了儿时的我和我儿时的玩伴。场院里,男孩子打毽,赶老牛,打鞋底窝。女孩子跳房子,踢毽子,拍皮球。不分男女女孩,一样的捉迷藏,一样的黄鹌拉鸡。矮屋,土房,哪是男孩子的路障?翻墙爬屋,从这家去那家,长长的丝线,一头系一个蒙了猪尿脬的空盒子,扯起了土电话。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街坊邻里之间短不了你借我的我借你的,借钱,借物,都是有借有还。种地,大车犁牛能借;没米下锅了,一瓢面,一棵葱,一个蒜头都能借;娶媳妇没有新裤子,借条新裤子,就穿一天,她妈娶家了,晚上睡觉脱下新裤子,第二天就给人家送去。盖屋修房,红白喜事,街坊们都是相互帮忙,那叫谁也用着谁。老汉我今年77,儿时的玩伴半多已为鬼,儿时的记忆还清晰如昨。乡村故土已化作一杯浓浓的乡愁,成了深切的思念。那有我熟悉的巷陌,那有我居住的老宅,那有我父母在地下长眠。

小区的居民大都互不相识,走过去走过来,经常碰面,压根儿就没有认识认识的想法。一栋楼、一个楼道,上下层或邻居对门住着,彼此也不知道谁家谁家。一个吃喝穿用都不缺,能关上们朝天过的年代,呼噜之声相闻,谁也不跟谁往来。小区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没有哪一个口音是小区的音。小区中已有人去世,不知去世的人都是去了哪儿为归宿。多少年之后,小区里长大的孩子们,是否还会如我,小区故地也会化作一杯浓浓的乡愁,成为深切的思念?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